



### 懷念良師益友——張正甫先生

張正甫先生離開了，回顧筆者的職業生涯，張公已是一名良師的存在。1981年我入行的時候張公已經是體育部老頭的老頭，在我們這些「小輩」眼中他的地位極高，卻是一點架子也沒有，就像一個親切的老師一樣指導我們一班後輩成長。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他以TVB身份帶領4名工作人員去協助亞洲廣播聯盟(ABU)轉播奧運，這也為日後的香港體育電視製作團隊奠定基石，此後二十多年一直與ABU製作奧運，當然在1984年奧運前，張公就已經統籌組織亞洲各國及地區體育電視轉播與國際奧委會商討事宜；記得筆者第一次參加國際轉播會議，一些與會者知道我來自香港，就會問我認不認識Clarence Cheung(張正甫英文名)，可見張公於我們界別上國際江湖地位之高。

1984年轉播奧運期間，因當時衛星信號頻道比較少，各地電視台都希望把自己國家的賽事轉播返自己國家，有時各台比賽項目時間相撞，當時的規矩就是必須好像打架一樣去爭取衛星頻道，信號稍有轉移，別國電視台就有可能霸佔你的頻道，當時我們在轉播美國對中國女排金牌決賽，張公知道此戰的重要性，索性自己就站在控制台前，不讓任何人改變轉播信號，確保轉播賽事的穩定，他就站到比賽完畢中國奪得金牌一刻，令初入行的我不禁肅然起敬。時至今日，衛星頻道，整個天多的是，大家也不再爭奪。

協商下互不爭奪，TVB播世界盃，亞視播英國足球盃，奧運則大家一齊播，版權費各半，而奧運會版權則由ABU統籌亞洲區各國分配版權，電視台不會「捱貴價」之餘，也能確保觀眾觀賞一系列賽事。直至2008年北京奧運後，香港因收費電視出現爭奪各項體育版權，奧運版權費就天文數字般地上升，張公看見香港這個現象，也只能嘆奈何。

近年跟張公接觸，除了大家每一兩個月飯聚外，就是在浸大電影學院停車場，因大家的車多泊在一齊，返學放學也聊聊天，尤其放學可傾談超過半小時，有時聊天途中遇見他的學生，他就會指着我，向學生叫喊：「有關電視體育的問題，問他就對了！」每次聽到我都很高興，心裏也想着其實真正的專家是張公您啊。

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例如梅鐸為什麼會收購虧本這麼厲害的Star TV? 衛星電視為什麼這麼難經營? 要經營電視台其實並不容易? 電視的未來又會怎樣? 這種種的分析，也豐富了筆者對體育、傳媒方面知識。有時他帶一班學生到電視城參觀，筆者也會跟同學一起交流，就如當初他帶領我們這班後輩成長一樣。現在這種種已經成為歷史，這裏點點滴滴，在此表達對恩師的懷念。



張正甫(左)2010年獲頒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作者在典禮上與他合影。作者供圖



### 歧視也能衍生力量

松本清張說，芥川龍之介因為新文學崛起，感到自己寫不出那種文字而自殺，相信是松本個人的推測吧；但是松本最崇拜的作家還是芥川龍之介，報上登載芥川自殺那張照片，當時17歲的他，還流着淚寫信去報館，耗盡身邊的零用錢買來紀念。

30年後他寫下第一部小說《點與線》投稿應徵，也無非是受到芥川獎獎金的誘惑，終如所願得獎，以後便開始全職寫作，文風也是走着芥川以「故事」為主的路線，可見他對芥川感情之深。

「新文學」對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不多不少也有過一定的衝擊，但是芥川倒下，松本卻在精神上依然積極認同前輩作家路線的正確，一直堅持寫以故事為骨幹的小說，而且多產至如同文壇巨浪般，幾乎掩蓋盡日本「新派作家」的光芒。

「新文學」評論家的驕傲傲慢，也許令松本感到不快，諸如「新文學」批評老一輩作家筆下慣用語，太過偏重故事性之類，松本在他小說中便借第三身的作家主角的話，力讚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森鷗外、芥川龍之介以故事取勝之驕人成就之餘，並一口氣數落新派作家：用語生澀/內容單薄/心理描述不知所云/以致人物對話枯燥/場景呆滯/情節味同嚼蠟……最要命的是新批評家抽象詞句繞來繞去全無重心玩弄文字遊戲。這麼一大段話，顯然是他自己的心聲。

看松本清張《半生記》自傳，便知他前半生已飽受不同階段的歧視，任印刷學童時，嚴冬捱夜到三更，老闆娘都不肯給他一張薄被；中年推銷掃把，更加受盡奚落；成名以後行家的排斥更不在話下，幸而他樂於孤獨，省去與同行應酬作樂的時間，才寫出那麼多磚頭一樣重量的巨著。從小到大四面八方的歧視，促使他練就觀人於微的本領，筆下從政經界下至72行業的醜人醜事都揭露無遺，鬥志全賴一生忍辱誘發出來。



少年松本清張(左)與芥川龍之介。作者供圖



### 文化之都

由於中央給予香港新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一時之間，「文化之都」這個詞成為熱語，藉着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這個「大慶」，疫情下的香港成功舉行了很多相關文化藝術活動，尤其是藝術品展覽。

其實，香港從來不缺這類展覽，早在黑暴和疫情前，香港的藝術展就很活躍，除了商業化兼具國際性的Art Basel、Art Central之類，還有各種大小不一的表演類藝術節；除了傳統的文化中心、藝術中心、大會堂、中央圖書館等大堂有定期展覽，還有近百家規模不一的博物館，近年更出現多處舊建築活化後形成的場館，如中區的大館等，還有不少商場附設的藝術項目。如尖沙咀的K11人文購物藝術館等。

此外，各大學校園也有定期展覽活動，當然，少不了市民熟悉、較大型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等。到了近期，籌劃逾20年的西九文化區系列文化設施陸續落成，加上預計明年啟用的東九文化中心等等，香港在文化硬件建設方面並不弱。

但在軟件——本地藝術家和文藝方面呢？這三四年間，我接觸過的藝術家們無不叫苦連天，黑暴和疫情令很多藝術活動停止了，藝術家們表現機會也沒了。

這個行業的人以自由工作者居多，沒有了藝術活動和演出，等於斷了他們的收入。為了生計，有些人放下專業轉行了，當中有人可能就此一轉不回頭。當然，疫情終究會過去，香港也會恢復常態，之後呢？

以香港只有730萬人口的市場規模，要像紐約、巴黎躋身國際級文化之都或藝術之都，除了由政府或政府支持、商界資助的外地藝術團體演出或舉辦藝術活動外，本地藝術家和藝術團體的發展出路是當局必須考慮的。

文化之都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雙向的，不僅僅是對外開放、花錢引進外地藝術團體或項目來，更重要的是提高本地製作水平，向外推廣本地高水平的節目或項目，令更多外人欣賞並肯定香港也有本土的國際級藝術家或其作品達到國際級水平。換言之，我們這個文化之都都有長駐的國際級藝術家，這裏是世界各地藝術家嚮往的都會。

記得十多年前，曾有高官向傳媒炫耀：他的周末，是和太太飛巴黎聽歌劇。好不豪氣！顯然，在他心目中，巴黎這個國際藝術之都，值得他花這筆錢和來回十多小時的旅程過一夜！

當然，我們並不鼓勵像他這樣的「特權客」，但香港要「養活」自己的國際級藝團或藝術家，僅僅靠香港的730萬觀眾是遠遠不足的。那是後話。

但在此軟件——本地藝術家和文藝方面呢？這三四年間，我接觸過的藝術家們無不叫苦連天，黑暴和疫情令很多藝術活動停止了，藝術家們表現機會也沒了。



### 蕭芳芳的「定海神針」

張正甫與蕭芳芳鶼鶼情深，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老伴的離去，令芳芳頓失「定海神針」。被耳疾困擾多年，芳芳的睡眠顛倒日夜，身體不佳，雖然如此，她仍肩負慈善事業的重任，但凡芳芳出席活動場合，或與朋友吃飯，甚至到百貨公司購物，張公總是陪伴在側，有影皆雙；倒是張公自己的活動，不忍太太勞累，鮮有讓她操心。張家夫婦生活上的日與夜，張公這「定海神針」就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前TVB總經理羅仲炳及太太吳杏倫，讚賞張公為人正直，做事有原則，謙虛真誠，仁慈慷慨，凡事總向好處看，是一位值得信賴、敬重的朋友；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創會會長張雲楓，撰文讚揚張正甫學貫中西，對國情了然於胸，政論宛如清流出谷，令人豁然開朗。在家裏，因為芳芳耳疾的關係，張公的政論抒懷，則有手寫板搭救。

年前到張家作客，大廳有芳芳誼友章士釗的題字、有饒宗頤的題字，又有傅雷給蕭母的裝裱書信；另一角是張公的紫砂茶壺珍藏角，客廳處處都有張公在世界各地搜羅的工藝品。芳芳特大的書房，有着紅色的帳簾，藝術剪紙、中西藏書、女兒的畫作、書桌上的全家福、孫兒孫女照片、工作欄填得滿滿的月曆……很難想像這是明星的家，書香四溢，既是文化人的家，也是藝術家的心靈淨土。

為了讓空氣流通，芳芳打開了窗戶，但張正甫就是耳朵太靈，很怕車聲，忙不迭把窗戶關了；芳芳剛好相反，她聽不到車聲，所以不怕噪音，堅持開窗。芳芳的幽默感，是家中溫暖的「陽光」；張公的穩重，是淨化了的「空氣」。夫婦倆把「開窗」與「關窗」，演成了一幕溫馨棟篤笑，女主人的氣場似乎更勝一籌。飯桌前的張公，新聞政論侃侃而談，興致很高，雖然是晚上，「陽光」與「空氣」透滿一室。

芳芳調侃說：「他對着我不會笑，只有見到女兒和孫兒才會笑。」其實張公早就給逗笑了，他說，和芳芳漫長的婚姻早有默契，一般手勢和表情都可領會了，除了重要事情才需要寫紙仔。故意問他，如果要對太太說「我愛你」，有手勢嗎？張公也幽默一番：「盡在不言中！」無言的愛，也就是最樸素、最真實的愛。



### 「行動型政府」更能贏市民心

在「行動型」特首李家超的領導下，近月來香港新一屆政府的官員表現都令香港市民稱讚，覺得他們肯作為。大家都很清楚，社會存在的問題都是日積月累的，要解決問題同樣需時，重要的是，市民見到政府目前採取的措施和行動是對的、將有成效的。見到官員親力親為督導工作，發現問題癥結就立即提出方案，要盡快見效果。不再是巡視完再宣布成立小組研究解決，拖延時間。

就以近日的打擊600多個衛生黑點計劃為例。政務司副司長帶環環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到旺角一後巷巡視，見到不少破爛的閘門、電單車等，當場指示食環署處理。食環署提出，問題與部門職權或法例問題影響到他們處理，包括車主利用法律漏洞由政府「執手尾」代為清理廢棄車輛，既然如此，政府要做的是修改不合時的法律，執行部門就有方法解決。現行法例存在不少漏洞及灰色地帶，法律界人士建議修改法例，釐清灰色地帶及加強罰則至監禁等以收阻嚇作用，利用科技加裝閉路電視搜證及增加夜間執法人手等。議員希望政府成立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盡快統籌和協調不同部門，解決阻街黑點。這都是非常好兼有效用的建議，落實後定有成效。許多人都知政出多門、部門間互相推卸責任等，都是造成衛生問題長期未能根治的原因，可惜相關部門的官員一直都迴避不作為，如今行動型的官員非「做show」，不容許清潔香港只得3個月樣辦，是真正從根

本上解決問題，要遏止部門間互相推卸責任的官僚陋習，加強執行力。市民方面，是時候要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宣傳教育做這麼多年了，新一代市民普遍都不亂拋垃圾的，看來目前最大問題是商販、街市、食店的垃圾及舊區排污問題，相信阻嚇性懲罰會收效。

政府官員表現接地氣亦是很有效的交流方式。好像特首到香港體育學院參觀，和一眾運動員交流，聽取他們對體育運動發展的意見，更與乒乓球運動員對打和各運動員交流意見，令運動員感受到特首是真心關懷他們，不是來打官腔握手拍照完就「快閃」。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出席佛教護國中學舉行的「2022年音樂會」，擔任表演嘉賓，鄧局長告訴同學獲選出席後不僅多次練習，更準備了私伙禮服，令學生感到受重視。鄧局長與畢業生合唱迪士尼動畫《阿拉丁》主題曲《A Whole New World(嶄新的世界)》，不介意唱功不太好仍肯唱，贏得熱烈掌聲，他自己都說：「證明香港人好包容，你唱得好不好，都給你掌聲。」風趣地帶出香港人要保持包容的心。他又在Facebook專頁上載短片，指與好多男孩子一樣，一向都喜歡做警察，他在1982年看過TVB劇集《蠟鷹》，主角劉德華劇中畢業於中大社工系，及後任職實習督察，所以跟着華仔的路入讀中大社工，之後投考督察，從來無想過做警務處處長，認為做警司已「好威」，因為「抵得諗」反而機會更多，令青年人倍感親切。



### 師生發生衝突之時

一天下午，幾個學生跑來喊道：「扶老師，不好啦！咱們班張海同學咬了丁老師的胳膊！」我聽到時，其他班已有兩個老師先期來到教室勸架。我走到張海面前，他倔強地轉過頭，不看我。「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嗎？」原來，今天做「電池、電路和燈泡」物理試驗時，丁老師讓同學們分組實驗，然後回答實驗結論。可小組代表發言時，張海仍讓燈泡不斷地閃着亮光，還興致勃勃地拿着自己的尺子在桌上敲擊。丁老師快步走過來，一把抓過尺子折斷，並當着同學們的面狠狠批評了他。

當時張海氣不過，上去就咬了一口丁老師的胳膊。我問他：「丁老師當眾折斷你的尺子，批評你，讓你很憤怒，對嗎？你希望丁老師能善意地提醒你，對嗎？」張海低頭想了一會兒，說：「是的！不過，同學們回答丁老師問題時我沒認真聽，還發脾氣咬了他，我的錯也很大。」

為幫張海換位思考，我問：「假如你是丁老師，正在聽小組代表的發言，卻突然聽到尺子的敲擊聲，你心裏會怎麼想呢？」張海回答：「我會很生氣。」

「能具體說說你對這件事的感受嗎？」張海低頭，不好意思地說：「我在同學發言時不該旁若無人地敲尺子，更不該咬了丁老師的胳膊，給同學們帶來了壞的影響……」我對張海說：「勇於承認錯誤是個好孩子，承認錯誤就要改正錯誤。你說怎麼辦？」最後，張海主動提出在下節物理課上，當着全班同學的面向丁老師道歉。那節課，我來到課堂現場，丁老師接受了張海的道歉，並說自己不該當眾把尺子折斷，傷了同學的自尊心。

這宗師生衝突解決後，我的思考還在繼續：在學生犯錯後，自己身為班主任如果再次發脾氣，那麼事情會變得更糟。先和善而

堅定地認同孩子的感受，接納他的情感，再逐步引領他認識錯誤，願意主動向丁老師道歉，以達到和解目的。

之所以我能理智地處理此事，是因我學習了去雲南支教的胡莉老師的札記思想，對她的行為從心底裏感到崇敬和震撼。這位支教老師面對被某學生寫字條辱罵，卻能有效地抑制怒氣，用善老去推演對方。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胡老師，我同桌薛天寫紙條罵你是瘋狗。」早自習時間，同學們正在認真聽寫英語單詞，突然張霖同學舉着一張字條向胡老師告狀。胡老師感到驚訝，但很快鎮定下來，她沒接字條，而是說：「張霖同學，字條上不會有薛天的簽名吧，老師相信薛天是好學生。」胡老師像什麼事都沒發生，繼續讓同學們聽寫單詞，課中她還請薛天回答了問題，對他的正確回答給予表揚。課後，胡老師也沒有找薛天談話，反而查找到了原因：是自己對這些孩子的英語成績要求太高了。薛天語言課的資質不錯，由於自己對薛天期望太高，希望他每次聽寫和測試都能得滿分，若達不到要求，放學後會經常留下他默寫和聽寫。可能薛天對此無法適應，激起了對胡老師的怨氣。後來，胡老師調整了教學進度，採取了「先慢後快」的做法。離開雲南時，薛天給胡老師在留言本中寫道：胡老師，我罵人而沒挨批評，從沒遇到過。我以為你定會大發雷霆，但你沒有，同學也沒嘲笑我。這使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溫暖。那時，我下決心一定要學好英語。

胡老師面對被學生罵的字條，沒發，只輕輕淡淡地掩飾一下，更別說雷霆震怒了。然後，她在學生本質善良的推定下，查找自己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無論學生對與錯，胡老師先設身處地從學生角度考慮，然後再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太讚了！胡老師期待孩子成為善良的人，自己就用積極人格去影響他們。同為老師，面對這樣那樣的師生衝

突，她深深地影響了我。

有些老師認為，自己罵學生「天經地義」，學生一旦頂嘴卻被視為對教師權威的挑戰。有次課堂上，女同學許某想去洗手間，數學老師沒讓。女同學張某就起來替許某說話：「老師，這是生理本能。如果你不讓她去，她的身體會受到傷害。」張某的冒犯讓老師很生氣，老師就罰她站在座位旁。許某上廁所回來，也陪着女孩一起站着。

老師看見後，更生氣了。她覺得張某故意作對。於是，老師把張某媽媽叫到學校，許某怕張某被媽媽罵，就解釋道：「阿姨，你不要批評她，當時是我的生理期到了，她看我的褲子已經髒了。」數學老師沉着臉，態度很差地對張某媽媽說：「哼，都是藉口。」張某媽媽連連跟老師道歉：「不好意思啊，老師，孩子給你添麻煩了，我會跟孩子好好交流的。」

張某忐忑不安地跟着媽媽走在回家的路上，等待着責罵。哪知媽媽很輕鬆地說：「咱們去吃好吃的吧！」張某問媽媽：「您不生我的氣嗎？」媽媽回答說：「我為什麼要生你的氣呢？你做得對呀！」

「媽媽，那您為什麼跟老師說呢？」媽媽摸摸女孩的頭說：「我不跟老師說，是因為她是你的老師，要尊重她。你心裏知道，自己做得正確就夠了，其實老師也未必完美。但你要記住，向老師學習知識永遠不會錯。」媽媽的話釋放了女孩頭腦裏的疑雲，更溫暖了女孩的心。

無論老師還是家長，對孩子信任是一種非常健康的「冒險」。不管孩子犯錯或鬧禍，還是被誤會、被冤枉，最渴望得到的——是大人信任與心對心的交流。如果老師不管三七二十一，家長也不問青紅皂白，把錯誤都算在孩子頭上，孩子內心就會充滿不服的戾氣。這種難於平復的情緒，可能演化為孩子生命和學習中的暗礁。



### 一切終將歸於大地

又又走了。那隻耳聾、眼花、哮喘，又有嚴重心臟病的14歲老狗又又，在燕婷託我照顧他的第十天，在一陣劇烈的喘息之後終於離開了。又又走的時候，安靜地趴在我給他新換的地毯上，腦袋枕着自己的前爪，長長的耳朵把臉蓋住，像他小時候熟睡的樣子。

我冷靜地把身體還很柔軟的又又用牠睡覺時墊的小毯子包起來，放入我接牠來家的時候牠睡過的提箱，想讓牠睡在自己熟悉的箱子裏安葬。我在通知了燕婷之後又改了主意，將又又抱出來，裝進紙箱裏，摘了一些盛開的鮮花放在牠的身上，然後到後花園的天堂鳥樹下挖了一個深深的坑，把又又葬下去。

第一次眼睜睜地看着自己愛着的動物在眼前死去，生命瞬間從眼前消失，心裏大抵是痛到麻木的，因此在處理又又的後事時我一直是冷靜的、機械的。其間又又的眼睛一直沒有閉上，我給他擦乾淨身體，將牠裝進提箱，再由提箱換到紙箱裏，一直都在自責，覺得是因為自己沒有照顧好牠，才導致牠「死唔眼

閉」……直到挖好坑，把裝又又的紙箱放進去，蓋土之前，看他最後一瞬的時候，才發現牠的眼睛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安詳地閉上了。我便一下子釋然。後來和燕婷說起，哭亦哭得安心。我想，又又最後把眼睛閉上，應該是很喜歡我給他安排的讓牠長眠的地方，在那棵天堂鳥樹的旁邊我種了一大片繡球花，旁邊還開着一樹艷麗的勒杜鵑和幾朵粉紅的玫瑰花，風吹過的時候有好聞的花香。又又安眠於此，大抵就是浪漫的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筆下的「詩意的棲居」。

從前住在鋼筋水泥的城市中心的時候，不喜歡混凝土的冰冷，不喜歡人群的擁擠，我總是愛一個人在工作日開車去東部的大海邊，去看海邊的那片墓園，那裏就算是在節假日也是人煙稀少的。當然，墓園裏的墳墓亦全是水泥和石頭建成的，但因為它們在海邊，眼前除了海便是山，除了海風輕拂便是陽光輕撫，與活在城市中心的人們相比，那些埋在墳墓裏的靈魂才是真正詩意的棲居了。

年紀漸漸地大了，常常會和同樣年紀的親友

們一起聊身後事，亦有一些人早早為自己做了安排。一次和家中親戚去看他們買下的將來可以寄放骨灰的「地宮」，只見「宮」內金碧輝煌，佛音繚繞，放骨灰盒的格子間整齊齊、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我不禁笑：這地方，將來「進宮」了，和隔壁鄰居打麻將倒是方便。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闡釋荷爾德林寫的「詩意的棲居」時說：「正是詩意首先使人進入大地，使人屬於大地，並因此使人進入居地。」燕婷和馬丁海德格爾一樣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提醒我將又又用紙箱埋葬的理由，是因為紙箱和又又一樣能夠在土中降解，不久後它們都會化為泥土，進入大地，最終屬於大地。而又又自是有靈性的，牠一直「死唔眼閉」，在我將牠裝入紙箱，把鮮花環繞在牠身邊之後，才安心閉上眼睛。

我們在現代科技和鋼筋水泥的重壓之下，總是嚮往詩和遠方，無法去遠方的時候都期盼「詩意的棲居」，然而最後大家都去很遠的遠方，希望那時候每個人都能獨坐一棵天堂鳥樹下，回歸大地，抵達我們終極的詩意棲居。